

逍遥游第一

知北游第二十二

庚桑楚第二十三

徐无鬼第二十四

则阳第二十五

说剑第三十

庄子新释

研习庄子的最佳入门读物

张默生 / 著 张翰勋 / 校补

渔父第三十一

列御寇第三十二

天下第三十三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庄子新释

研习庄子的最佳入门读物

张默生 / 著 张翰勋 / 校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新释 / 张默生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4
ISBN 978-7-80228-335-0

I. 庄… II. 张… III. ①道家②庄子—注释 IV. B223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9676 号

庄子新释

作 者: 张默生

责任编辑: 张 宏

装帧设计: 亿点印象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510 千字 印张: 32

版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978-7-80228-335-0

定价: 46.8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前 记

《庄子新释》一书,是已故知名学者张默生先生的一部未完遗著,今由我作了校订、补写和整理。

张默生先生,山东临淄人,一八九五年生。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,四川北碚相辉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,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,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。毕生治中国古典文学,尤擅先秦诸子之学,就中于《庄子》的研究造诣最深。他早年即有研究《庄子》的论文发表,一九四八年,出版了他的研究结晶《庄子新释》(上册)一书。其内容,除书前几篇通论性的论文外,于《庄子》一书本身,只及于《内篇》,对其七篇皆作有“题解”“集注”和“译释”。另《外》《杂》两篇原拟分写成中下两册,惜仅写成此两篇的“集注”初稿和部分“译释”初稿。他在年过八旬之后,曾欲着手整理,迄于一九七九年逝世之际,终未完成。此实为莫大憾事。

张默生先生的这部著作虽然没有最后完成,但从其已有部分中,仍然可以看出他从多方面入手研究《庄子》,在切实的探索中取得的较大成绩。诸如:他扼其要领,谓庄子的学说只在“道”“因”二字,因而很重视阐说其“道”的涵义和表现方式,并在与诸家的比较,特别是与《老子》学说的比较中论述庄子的哲学思想,明确庄子的思想与诸家思想,特别是与《老子》思想的异同。他比较《庄子》各篇文章组织结构的异同,共归纳为五种体式,计四等作品,并在与一般文章的组织结构的比较中,考察《庄》文独有的组织结构风格及其内容的深浅高下。于是,在考辨《庄子》文章的作者问题时,也把这种组织结构风格作为一个依据,使问题的研究得到开拓。关于《庄》书中“寓言”“重言”“卮言”的涵义,历来众说纷纭,畅涩不一。张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

上,以其独到的理解,对“三言”的涵义和作用作出深入浅出的阐释,颇为学者所重视。作为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古典名著研究著作,自然应当注意全面评析、阐释作品的具体内容,张先生为此而运用的“题解”“集注”“译释”三者结合的形式,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。在今天,这种“三结合”已是古典作品研究所常用的形式,可是在数十年前,则较为少见,其形式上的“新”意,也是颇为突出的。至于在“题解”中提示各篇要点,并常能独呈己见,如在“集注”中,并不徒事罗列古今论语或泥于旧说,而是以自己的认识为中心,采集诸家注释要点,或亦迳出己说;“译释”紧扣原文,力求贯通,以“释”补“译”;特别是强调指出,应力避先入之见,须靠深悟其“不可言之言”,而得认识庄子学说的庐山真面,勿作盲人摸象之举,这些方面,也都是体现出至深功力的实绩,包含着宝贵治学经验。另如,他的研究《庄子》应当“切实读书”,“涵泳有素”,“以庄解庄”,做到“义理上的贯通”,“知其精义”诸说,其意义,已不仅限于论述《庄子》研究的问题,而是涉及一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范围了,也是非常值得珍视的。

《庄子新释》(上册)于一九四八年十月由山东东方书社出版,铅印本,对《内篇》七篇均作有“题解”“集注”“译释”。书前另有张先生的《自序》《注释凡例》《庄子研究答问》《庄子传略及其学说概要》四文。张先生原拟写成中册和下册的《外篇》和《杂篇》部分,仅留有此两篇的标点的《庄子》本文和“集注”两册,系油印本,当是教学所用的讲义。《外篇》中的《骈拇》《马蹄》《胠箝》《刻意》《缮性》《秋水》《至乐》和《杂篇》中的《天下》诸篇,张先生各有“译释”手稿,另《外篇》中的《山木》一篇,亦有“译释”手稿,唯译文至第四段“削迹捐势”(“屏除形迹,减去势力”)处中止,是一篇未完稿。此八篇半“译释”,当为未定稿。以上书册稿件,便是我整理张先生遗著的主要“底本”。

对《庄子新释》,我是在校订和补写中同时作篇章文字等编排的。对书册中的《庄子》本文、“集注”和论说文字中的引文,尽量依照善本作了核对,纠正了印刷和书写中的讹误,一时无从核对者,只占极少数。原“集注”中所引各家释文,有的只述其大意,并非悉依原语者,只要符合原意,则不予改动。故释文则不用引号,唯于两家释文之间,添加符号隔开,以明起讫。在校订中见到某些见解或征引上的问题而未便遽改者,特出按语附于段后,用以志疑。原书册、手稿中标点符号用法显著不妥之处,则予改正。

《庄子新释》(上册)曾对《庄子》本文划分段节,其“集注”“译释”文字,分附有关段节之后。油印本中,对《外》《杂》两篇的《庄子》本文亦划分段节,但其各篇“集注”又尽列各文之后,与上册格式不同,其“译释”稿则又系另纸抄

成整篇，又书眉、行间添注、涂乙并油印模糊之处甚多。今将此油印本中文字皆读校编排，“集注”和“译释”文字，仍分附有关段节之后，并书写格式亦同上册，使全书格式一致，条理清晰。

我补写的文字，其格式亦同上册，张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先秦诸子文选》中，即有《秋水》《天下》两篇，附有题解，其看法亦与《新释》中的观点一致，故即将此两篇的题解移入本书。这样，另外的《外》《杂》两篇的全部“题解”和除上所述的已有手稿的《骈拇》等篇外的各篇“译释”，则皆由我补写。《山木》篇张先生的半篇译稿，感到不宜放弃，即亦续成完篇。“题解”和“译释”概本张先生原订精神进行写作。在对作品的认识和文义的理解上，尽量吸收张先生的研究成果。少数有我认识不同之处，则著于文中，以存己见，非敢妄标新异。译文的分段，仍依油印本，以求条理一致。

本书整理后，用简体字，其容易误解之处，则酌用繁体。

本书在校订和补写当中，曾参阅钟钟山的《庄子发微》和王孝鱼先生整理的《庄子集释》两书。张先生原著中所涉及的古今有关著作，其绝大多数亦曾检用，并时贤有关论著，亦有涉猎，书目不再一一列出。

我对《庄子新释》的整理，用了较长一段时间。早在数年前，山东师范大学严薇青教授应张默生先生的家属的请托，特以整理此书之事相嘱，希望把《新释》未完部分予以补足，使之成一完书，以应社会之需。我虽自知力难胜任，但因厚望难却，终乃恭谨如命。但这工作在做起来之后，才感到自己事先对困难的估计不足。迁延至今，始得完成。由于工作的耽搁，对严老诸先生和张默生先生家属之委托，心怀是无比歉仄的！但严薇青先生总规其事，多有指导，张默生先生哲嗣张碚同志尽力提供宝贵资料，深寄信任，张俊敏同志检核《外》《杂》两篇有关资料，条分缕析，不遗余力，赵宗信同志亦多有帮助，使这一工作能克服困难，逐步前进，臻于结束，这些，则是应当着重说明并敬致谢意的！

一九八九年十月

张翰勋记于山东师范大学十木楼书室

目 录

前记	1
自序	1
本书注释凡例	3
庄子研究答问	5
庄子传略及其学说概要	21

内 篇

逍遥游第一	45
齐物论第二	61
养生主第三	88
人间世第四	94
德充符第五	112
大宗师第六	124
应帝王第七	149

外 篇

骈拇第八	161
马蹄第九	166
胠篋第十	171
在宥第十一	177
天地第十二	193
天道第十三	214

天运第十四	226
刻意第十五	240
缮性第十六	244
秋水第十七	248
至乐第十八	265
达生第十九	273
山木第二十	288
田子方第二十一	300
知北游第二十二	315

杂 篇

庚桑楚第二十三	335
徐无鬼第二十四	354
则阳第二十五	378
外物第二十六	395
寓言第二十七	408
让王第二十八	417
盗跖第二十九	436
说剑第三十	450
渔父第三十一	454
列御寇第三十二	463
天下第三十三	479

自序

当我初读《庄子》的时候，见到满纸尽是荒唐之言，随处都是无端崖之辞，真所谓恍兮惚兮，如入五里雾中，便不禁废书而叹了！以后，找到几家的注本来看，又多属盲人摸象：“触其牙者言象形如萝菔根，触其耳者言如箕，触其脚者言如臼，触其脊者言如床，触其腹者言如瓮，触其尾者言如绳。”（语见《涅槃经》）所触皆象，都非真象。满天的疑云，依然扫拨不开，何从一窥庐山的真面？再后，则尽力之所能，遍搜有关《庄子》的注本，大概有百余家吧，也都是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

我听说中外古今的名著，都像无尽的宝藏，虽可任人开发，却不易开发得尽，莫非《庄子》一书，也是这开发不尽的宝藏吗？因此，我虽不十分明白《庄子》，却越是看重《庄子》。但我转而又怀疑起来，以为真理只有一个，何至于如此纷纭呢？我又想，昔人学书者，见蛇斗而悟草书，见公孙大娘舞剑而笔法大进。于是尽弃各家注本，直读《庄子》原文，几于读之成诵；而又仰观俯察，心领神会，入于“悟”的境界，以期与庄子之言相印证。久而久之，悟得《庄子》一书，原是论“道”之书，“道”本不可言，不可言而强言，则言者已自知其不可，而况言其言者尚不知其言之不可，反据其不可言之言而代为立言，勿怪乎其言之莫知所以了。

禅家有《指月录》一书，他们把“月”比作真如（犹如道体），把书中的文字比作指月的“指”，以“指”指“月”，犹如借“文字”以传“道”，只要不执“指”为“月”，也就不至执着文字以求道了。自老子以来，即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这话庄子已是深深体会到的，而偏去道此不可道之道，莫非亦如禅家之以“指”指“月”的方便法门吗？果然熟读《庄子》以后，无处而非说明这不得已的设

施。所以他说：“荃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荃（鱼网）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（兔置）。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；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？”真是随添随扫，扫得一个干干净净，空无所有。注释家如能澈悟及此，便不至以先入为主，或使庄子就老，或使庄子就儒，甚或使庄子就佛了，也不致寻章摘句，执着文字，硬说“文以载道”了。但世人已昧于识“道”，又何妨使其“因文见道”呢？此《庄子》一书所以不得已而作也。于是文字又成为识道的阶梯，这阶梯又是切切不可看轻的。记得熊十力先生曾说“必须深入文字中，方可出于文字外”。读《庄子》正须持着这种态度，然后知历来的注释家，并不是于《庄子》毫无贡献的，但恐于文字入之不深，误解了原来使用这文字的人，犹如借以登高的梯子放得不稳，在半空中跌倒下来似的。因此，我感谢近代讲考据训诂的人们，他们已为研究《庄子》的人树立阶梯了，我又感谢前代讲义理的人们，他们已为研究《庄子》的人，指出约略的目标了。此中所感不足者：酷暑考据训诂的人，往往不顾庄子的义理，以致所释的文字，不合于庄子立言的本意，好比登高的梯子不适于登高之用，而只顾义理的人，往往忽略《庄子》的文字，以致所阐的义理，又背于庄子使用的文字，好比指示的目标，原来是空中楼阁。此二者，正缺乏庄子所谓“莫若以明”的精神。莫若以明，就是以此明彼，以彼明此，合则双美，离则两伤。吾为此惧，所以于二者不敢偏废，因为不敢偏废，竟然发现了庄子特殊的文体，又寻获了庄子自制的钥匙，持此以研读《庄子》，似乎略能窥见其百官之美，宗庙之富，于是不揣鄙陋，姑妄言之，而有《庄子新释》一书。

一九四八年九月

张默生序于四川北碚相辉文法学院

本书注释凡例

一、本书原文，从通行的郭象本内篇、外篇、杂篇的分类，本人虽另有意见，载之《答问篇》中，但原书的次第，不予更动。

二、本书文字，凡郭本在文义上能讲得通的，以不改动为原则，遇有必须改动者，始参照各家所传的本子，及历代校释家所见，略为改正。其或各本的文字有并存的价值者，则于“集注”一项中注出，如较原文为优的，则附以按语，否则不加判断。

三、本书原文，每篇悉为分段分节，并加新式标点符号。段与段之间，空一行排印；节与节之间，则不空行；但每段每节的开始，均一律提行空两格起。

四、本书注释体例：（一）题解，（二）集注，（三）译释，各篇皆同。

五、“题解”一项，置于各篇“题目”下方。其内容：说明各篇的文体，揭示各篇的大意，有时亦论及各篇或篇中某段某节的真伪与文字的错简等等。

六、“集注”一项，置于每段每节原文之后。其所持态度，为参考历代注释家、考据家及校刊训诂家的绩业，而惟取长舍短之是务。如有各家所缺者，则寻绎上下文义，而自为作注。间有历来原文错误，无从校正，无从注释者，亦不为强解，但此等处则甚少。又“集注”一项，仅及难字、难词、难句诸端，所下解释，力求简明，虽知尊重各家、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，但只采用其考证的结果，不再显示其考证的过程，以徒乱人意。再则《庄子》各篇，常有原作者独创之词，与一向文字学家所诂定的字义，每有出入，甚或大有出入。遇此等处，即由本人所见，而予以注释。

七、“译释”一项，又置于每段每节的“集注”之后。因虑初读《庄子》的人，纵然懂得了书中的难字、难词、难句诸端，未必即能贯通其文义，于是而有“译释”的必要。“译”是用白话翻译每段每节的原文，“释”是扼要的说明每段每节的大意，其次序是先“译”后“释”。“译”的部分，相当于拙著《老子新释》中的“句解”一项；“释”的部分，相当于《老子新释》中的“大意”一项。其所持态度，在翻译时，必须把定《庄子》的原文，依据“集注”的解释，不放过原文的

一句一字，都要切切实实地讲出来。但句与句之间，有时文义简略，又须体察庄子的原意，阐发数语，以作句与句间过渡的桥梁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！再则“译文”与“原文”虽有“文”“白”之分，但译时力求保持原作品的风格，比如说：原作品具有“哲学的文学，文学的哲学”的双重写法，而译文也力求做到这双重意义，甚且原作品有时涉于呆板的句法，而译文还要为它弥补这种缺陷，使其化板为活。例如《齐物论》中：

“山陵之萑崔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，谿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讙者，突者，咬者。前者唱于，而随者唱喁。……”若干句，就嫌其缺少变化，文字不够活泼。译文则作如是译法：

“像那高下盘回的山陵，和那百围大的树木，它们的窍穴是各各不同的：有像鼻子的，有像嘴的，有像耳朵的，也有横似笄的，圆似圈的，凹似臼的；更有如水坑般，叫做洼的，叫做污的。这些不同的窍穴发出的声音：有的如水激声，有的如箭去声，有的如叱咤声；也有像唏嘘声的，有像叫喊声的，有像号哭声的，更有其声似幽深而突的，其声似哀切而咬的。真是前风过去，后风即来，自然在前的唱出于~~~的声音，在后的即和着喁~~~的声音”。

这样译法，似觉比原文于整齐中寓有变化的趣致了。译文中像这样的地方很多，此不过略为举例，借见一斑。严几道译西籍，特标出“信”、“达”、“雅”三字，以为趋赴的目标；我以为译本国的古代名著，尤应做到“信”、“达”、“雅”的地步。这是在本书“译文”方面的所有事；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！

至于“释”的部分还须作补充的说明：因为庄子的文字，往往“言不尽意”，在译文中势必不能任意补充，而且全书中除少量的直接说理文字外，非用“寓言”，即用“重言”。每当古圣先贤或是下等动物正在对话的时候，原作者尚要躲避起来，更何容译者插嘴？但其每段的“寓言”或“重言”，又多属“意在言外”，倘不为之阐释，亦恐初学者不易理会。再则庄子所用的“术语”与各家所用的“术语”，有字同而义异的，有词异而义同的；即在《庄子》本书中，其用语也每每不能统一，甚且是故意如此，以从各方面显示其所欲表达的意旨。遇此等处，如不为之辨析通释，更足以乱读者的心思。故本书“释”的部分，除总括每段每节的大意外，还负着以上所说的数种使命。

庄子研究问答

一、研究庄子的态度

问：我很想研究《庄子》，先生能告诉我研究《庄子》的方法吗？

答：惭愧得很！我对《庄子》也说不到什么研究，又何敢谈论研究的方法呢？不过我先请问，你研究《庄子》的目的何在：是着重在庄子的学说呢？还是就《庄子》书论《庄子》书，是研究这书的文章呢？

问：这两方面，我都愿意尝试一下，但注意之点，有什么不同呢？

答：自然稍有分别：若只是研究《庄子》的文章，那就不必过于计较《庄子》书的真伪，只要把《庄子》书的文体和文章的构造，研究清楚就够了。若是研究庄子的学说，就非先把《庄子》书中篇章的真伪辨别清楚不可，否则真伪杂糅，张冠李戴，是徒劳无益的。

问：请先生把《庄子》书的文体和文章的构造讲一讲好吗？

答：《庄子》全书的文体略可分为四等。第一等作品，在形式上，约可分为甲乙两类：甲类是先总论，次分论，无结论的；乙类是先分论，次结论，无总论的；如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、《人间世》、《德充符》、《大宗师》、《应帝王》、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、《达生》等篇便是。第二等作品，是只有分论，没有总论和结论，在每篇中每段各自成篇，意义不甚相连属，绝似杂记体裁，《外篇》、《杂篇》中的文章，很多是这一类的，如《在宥》、《天地》、《天道》、《天运》、《山木》、《田子方》、《知北游》、《庚桑楚》、《徐无鬼》、《则阳》、《外物》、《列御寇》等篇便是。第三等作品，没有总论和分论，全篇一气呵成，有近于后世的文体，产生的时期较晚，如《骈拇》、《胠箴》、《马蹄》、《刻意》、《缮性》等篇便是。第四等作品，是摹仿前三类作品的，文理颇肤浅，产生的时期就更晚了，如《让王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说剑》、《渔父》等篇便是。至于《寓言》和《天下》两篇，一是庄子著书的凡例，一是《庄子》全书的后序，论其文体，当属于第一等。至于文章的结构，只有第一等作品的甲类文字，可以特别提出来谈一谈，就是它的总论，不同于后世文章的总论；它的分论，更不同于后世文章的分

论。后世文章的总论,只是略说全篇的大意,是引论的性质,重要的部分全在分论,庄子的文章则不然,重要的部分在总论,总论中已把全篇的意义说完了,所谓分论,多用“寓言”和“重言”来证明总论中的归结之点的。因此,纵然是庄子的第一等作品,若把它拆开来看,也能各自成篇,但是合起来看,便是一篇具有独特组织的妙文了。

问:你对《庄子》书的真伪,有什么看法呢?

答:这里只好简单地说一说,至于详细的情形,自唐之韩愈,宋之苏轼,清代的考据家们,以及当代的考证学者,已经提供了很多的意见,有的把全篇认为是假的,有的把一篇的某一段或某几句认为是假的,虽不能成为定论,但他们给与《庄子》研究上的帮助却很不小。现在只说说我对于《庄子》书真伪问题的态度吧。

我们要讨论某书的真伪,须先承认某书和著者的关系,所以我们讨论《庄子》书的真伪,就须承认《庄子》书和庄周的关系。如果根本怀疑庄周曾著过书的话,这问题便不必讨论了。我的态度,是假定某某篇为庄周自作,于是就以某某篇作为标准,按照它的文体和思想,去衡量其他诸篇,如果合于这种文体及思想的,便算是真的,否则便算是假的。自然其他的条件还有,譬如“术语”的一贯与否,史实的正确与否,都是同时要顾到的。大概《庄子》的内七篇,前人都认为是庄周所作,《杂篇》的《让王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说剑》、《渔父》四篇,都认为是后人伪作的,其他的《杂篇》和全部的《外篇》,都认为是庄周的后学推衍师说而作的。大体虽然不错,但细微的地方,还须一一辨认。例如《内篇》的《逍遥游》,最后的两段,就有人怀疑。《外篇》的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、《达生》,《杂篇》的《寓言》、《天下》,又极似《内篇》文体的构造,虽说有部分的肤浅之处,但大体看来,又和《内篇》的文章,并无多大分别。至于像《外篇》的《骈拇》、《马蹄》、《胠箴》、《刻意》、《缮性》五篇,我们若是衡量其文体,就不知去《内篇》若干里,决不是庄周的手笔。此外《外、杂篇》中的札记式的文字,或是庄周的散记,或是其他道家后学所作,都可以说得下去。要之,《庄子》这部书,原来是五十二篇,失掉十九篇,现存三十三篇,这三十三篇,我们当认为绝大多数是庄周这一派的人所作,不是一人一时所作。其中也杂有道家其他各派的少量著作。所以在今日研究子书,不但于真中求伪,更当于伪中求真。再则真伪的问题,并不是价值的问题,真的不一定是好的,伪的也不一定是坏的。只要我们能将某书的某篇,考定出确切的时代来,则对于某一学派的演变,和它所受于时代思想的反映,这在学术史上,仍是关系很重要的。

二、《庄子》的钥匙

问：我现在的意义，打算先把《庄子》全书细读一遍，等到把书读熟了，懂得各篇的意义了，再进而研究他的学说，你看好不好？

答：最好，最好！这是研究任何一家学说的基本问题，现在的人最缺乏这种耐性，往往某一种书未曾读过，就要著书立说，用到什么书时，才去临时翻检，任意抄袭；这种情形，就是当代的知名之士，也不能免。试问，他对某一家的著述，先自面生生的，怎能讲到义理上的贯通呢？既不能贯通，又怎能知其精义之所在呢？所以目前出版的什么文学史哲学史，以及文学哲学概论一类的书，很多是不得体要和似是而非的言论。这种原故，就是因为著书的人不肯切实读书，不能涵泳有素，所以也就不知其精义之所在了。你现在想从切实读书入手，我认为是最正当的态度。

问：不过，我以前对《庄子》也翻读过几篇，总觉书中的意义太深，太玄妙，实在难以捉摸，我看了几家的注释，仍是觉得隔靴搔痒，无当于心；但是有许多文评家，反说《庄子》的文章，恍兮惚兮，来无踪，去无影，真是神出之笔，真是妙文！我为什么看不出《庄子》文章的妙处呢？先生对此有何见教？

答：真是笑话！我不知道这些文评家们，既说《庄子》的文章这等玄虚神奇，不可捉摸，又何以知道它的好处呢？评论一件物事，必须先明白它的本身，才可以断定它的优劣；他们既然不明白《庄子》文章的本身，说好说坏全是废话。还有人说，《庄》学是一种玄学，和有理有法的名学不同，所以不好懂，这话和文评家们同样的荒谬。我以为学术上，只有名学，没有玄学，因为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言论，没有不是遵循逻辑的法则，或是由归纳或是由演绎而成的。所以印度的学术本于“因明”，西洋的学术本于“逻辑”；那末，中国的学术，当然也是本于所谓“名学”了。中国古代的名家，是标榜“名学”的。庄子虽然极力反对他们，但他反对名家所引用的方法，仍是合于思考演进的法则，那便是所谓“名学”。《庄子》全书中，反对名家的言论最多；但他如果不懂得名学，也就无从反对他们了。试问不懂得公孙龙的《白马论》，又何以从说“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”呢？不懂得公孙龙的《指物论》，又何以从说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”呢？因此，若要研究《庄子》，也必须先研究名学，而且庄子自身的辩证，正是一种名学，而不是玄学。我想，道理没有深浅，只看得懂不懂得：如果是真懂得了，虽深亦浅；如果是不懂得，虽浅亦深。常见通达的学者为人讲书，无论是多么深奥的词句，他总是巧譬妙喻，使听的人得到一种确切的意义，否则讲的人先不能自己了解，他

越是牵强附会，就越发失却作者的原意了。注释家就是负着为人讲书的责任，如果我们不能由注解方面得到原书的真义，或是所得到的也不过似是而非的一种印象，那么，就可知道这位注释家原来也是不甚明白的，你所看的《庄子》注，恐怕正同此类。

问：请问，读《庄子》书应该从哪家的注解好呢？

答：哪一家也好，哪一家也不好。

问：这话怎么讲呢？

答：这话就是说，历来注释《庄子》的人，都有他们的见到处，所以说是好；也都有他们的错误处，所以说是不好。我说这话，是说注解虽不可不信，然也不可尽信。孟子说得好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；我们也可以说：“尽信注不如无注。”历来注《庄子》的人，自郭象以下无虑百余家，有的长于训诂，有的长于考据，有的长于义理的阐发，所以我们不妨多看几家。要在把握住《庄子》的原文，以自己的灵明，折中各家的意见，我想也就差不多了。不过我以为研究《庄子》，有最要紧的一件事，就是寻获《庄子》的钥匙。别的子书，大门是开着的，只要你肯破费工夫去游览，不难见到它的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；《庄子》则不然，它的大门是关着的，而且还锁上了锁。从远处望去，只能见到云烟树影，和隐隐约约的几座楼台，至于真实的境地怎样，那就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所能想望而知的了。因为如此，所以历来的注释家和文评家，不是盲人摸象，得其一端，便是妄加赞叹，以为神妙不可捉摸了。

问：且住，先不要往下说，我想请问一下：何为《庄子》的钥匙呢？它在哪里？

答：《庄子》的钥匙，就藏在《杂篇》的《寓言》篇和《天下》篇里，不过《天下》篇中没有十分交代明白，钥匙的构造和用法，还得向《寓言》篇中去寻说明。前人因了“内”、“外”、“杂”分篇的问题，把《内篇》看得太重，把《外篇》《杂篇》，看得太轻，忽略了这一重要公案。因而《庄子》的钥匙寻不到，于是《庄子》的锁也就开不开了。

问：《庄子》的钥匙，是怎样的构造呢？

答：《庄子》的钥匙，是三个齿形的样子。

问：哪三个齿形呢？

答：一是寓言，一是重言，一是卮言。

问：司马迁不是已经见到了吗？他说：“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”这能算先生的新发现吗？

答：司马迁仅仅提到“寓言”，没有提到“重言”和“卮言”。这三种言，可以

说是三位一体。司马迁举其一而遗其二,不能说是完全得到,即便算是得到,也是一把残缺的钥匙,没有用,而且他也似乎不知道这钥匙的用法,甚或不知道《庄子》书还须用钥匙去开,所以他也未加说明。

问:那么就请先生说明一下好了。

答:庄子自己有说明,不须我们另加说明,我们所可说明的,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。

问:就请先生作一次鹦鹉好吗?

答:好的。庄子在《天下》篇中说: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,以卮言为曼衍,以重言为真,以寓言为广。”可见他的说卮言,说重言,说寓言,自己已承认不是庄重的话了,只因天下人都沉溺于污浊,不认识正面的真理,才不得已出此下策,其实他又何尝愿意绕着弯子说远话呢?

问:庄子不赞成这“三种言”吗?

答:当然不赞成!如果有人以为庄子是喜欢用这“三种言”著书的,那还错看了庄子,这和说鹏鸟是庄子自喻的是同样的错误。此层说来话长,暂不必说,如今单说说这“三种言”的功用吧:

(一)寓言 言在彼而意在此,就叫做寓言。因为人与人常常有争胜的心理,我有一种见解,无论怎样真切,同辈的人总是不肯承认。譬如说“知子莫若父”,但是儿子有好处,做父母的不便替他宣扬,若是替自己的儿子宣扬,就是毫无虚语,人家也会说你是“内台叫好”;因此,自己的儿子纵然有好处,还得借外人的誉扬,才能见信于人。这种情形,在庄子看来,是真理受了委屈,但世俗如此,他也是无可如何的。庄子的寓言,正是处在这种无可如何的当儿而说的。他有时借河伯(河神)和海若(海神)来谈道,有时借云将(云神)和鸿蒙(太初元气)来说法,甚至鸱鸦狸狌,山灵水怪,无一不可演为故事,来表达自己的哲学。在《庄子》全书中,这种寓言的成分占得最多,所以说“寓言十九”,就是说寓言的部分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。若是把《庄子》中的寓言抽出来,作为研究的题目,也是十分有趣的事。但是要知道,无论是哪一则的寓言,必然有个庄子藏在里边,你只要明了这个故事,也就懂得庄子的哲学了。大凡人与人是好争胜的,人与下等动物不一定来争胜,人与下等动物既无所好恶,则下等动物的是是非非,就可得到客观的评价了。既然得到客观的评价,则真理才不至于被淹没。庄子寓言的功用,正是如此。惟其如此,所以《庄子》书除了哲学的成分以外,还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。

(二)重言 重言是借重古先圣哲或是当时名人的话,来压抑时论的。不过庄子的真意,并不是崇拜古先圣哲和当时名人的,他是利用世人崇拜偶像